

剪报本

□徐建国



Jinshanchao

副刊

长
征
精
神

长征精神 (书法) 朱锡初作

在
睡
眠
的
边
缘

□北坡

在睡眠的边缘
造一片海浪,随之
起伏逐流。月光里
一片洁白的羽毛
缓缓落下,一切
重归风静浪平。

从小我就喜欢剪报,一篇好作文,一则有趣的故事,只要是我喜欢的,就一定要剪下来,贴在写过的作业本上。当然,那报纸都是自己家里订的。老师要我写作文了,我就翻开我的那些宝贝,总能找到合适的素材,写出自己满意的作文。

后来,我自己也成了老师,但剪报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。要写总结了,要写教学论文了,我就翻开我的那些宝贝,也总能找到合适的例子,写出自己满意的总结、论文。

再后来,我退休了,但剪报的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。只是专题有所变化,我对世界历史、中国历史、乡镇地方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因此被我命名为“文史资料”的剪报本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厚。底本也不再是写过的作业本,而是八开的白纸,因为它正好可以贴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报纸的一个版面。一个版面,一半贴在白纸上,一半折起来;需要查阅时,把折起的一半翻下来,非常方便。

最近,在我的剪报本里,又多了一个品种,我把它命名为“中共党史”。其实,我以前也关注党史资料,但我一般把它归在“文史资料”里。现在为什么要单独设一类呢?那是因为我现在成了镇“红色文化百人讲师团”中的一员,经常需要到各村居为党员、村居现任两委干部、老干部讲述党史。

这对我来说,是个全新的领域。俗话说: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讲什么呢?我就从剪报本里选出合适的材料写出讲稿,然后绘声绘色地进行宣讲。我讲得最多的是《革命烈士陆龙飞的故事》。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成立,而1926年7月就成立了

中共枫泾独立支部,可见枫泾建立党组织时间之早。在1927年11月,枫泾就成立了农民革命军,开始对反动军阀、国民党反动派、土豪劣绅开展武装斗争,陆龙飞就是枫泾地区农民军的副总指挥。

因为我材料充分,广大党员都喜欢听我的讲座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,有党员提出疑问,为什么当时的中共中央、中共江苏省委领导陈云经常来松江、金山和青浦指导革命工作呢?从剪报本中得知,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,一直到1933年迁往苏区,党中央那时一直驻留在上海,因此党对江浙沪工人运动、农民革命的指导,是最及时、最有力的。

我的剪报本里,有《用生命守护党的“一号机密”——中共中央文库在上海纪实》,有《福煦路多福里21

号的抗战风云》,有《毛主席“点赞”的红色银行家》,有《中共一大在他家召开——纪念李汉俊诞辰130周年》,也有《1939年,中央军委遭破坏事件始末》。这些剪报揭示了在那些凄风苦雨的白色恐怖时代,共产党人是如何不畏艰苦、不怕牺牲,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,甘愿抛头颅、洒热血,终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,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!”“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!”

庆祝建党100周年,在领导全国人民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斗争实践中,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应该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,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,从牺牲的革命先烈身上,汲取不断前进的动力,让我们的事业千秋万代、绵延不绝。

党的光辉照我家

□陈梅芳

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,我不禁思绪联翩,桩桩往事都涌上心头。因为有了共产党领导,在党的光辉照耀下,我家才得以生存下来,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1949年,我出生在张堰一户普通的农户之家。家中有父母亲,还有年迈的祖父母。随后,我的6个弟妹相继出生。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措施,我家就成了一个多子女家庭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我父亲被抽到张堰供销社工作。家中的劳力就剩下我母亲一个,我的祖父母一边帮助照顾我们姐弟7人,一边还抽空去田里劳作。每次年底分红时,我家挣的工分不够付队里分的粮草钱,成了有名的透支大户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家的透支数额达到1500多元。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,这可是天文数字。父亲微薄的工资怎么也填补不了这个透支大窟窿。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境况下,是党伸出了温暖之手,那时有一项照顾困难农家的透支户政策。尽管我家是个透支户,但生产队里每次粮草发放,照样足量分到我家,所以十多年来,我家姐弟7人不仅没一人因缺粮而饿死的,而且个个健康活泼长大。

共产党不但让我们姐弟7人健康成长,还让我们个个背起书包上学。我是家中的老大,读到初二时,得知我家在生产队里透支了好大一笔钱,开始懂事的我几次想辍学,好帮父母偿还透支款。班主任得知后,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,来到我家动员我父母继续让我完成学业。基于我家的实际困难,学校马上给我申请助学金,从此我定下心来读书,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考上张堰高中。后来,遇到文革,于是回乡参加劳动,我们姐弟几个很快就还清了队里透支款。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,我成功考上上海师范学院,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随后,我小弟考上了警校,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

我并不是要作什么忏悔,漂泊与重塑可能是我今生的宿命,离开家乡三十多年,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,从一栋楼爬到另一栋楼,我们辛勤工作,不懈奋斗,不断适应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和节奏,努力追求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,从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变成异乡都市的新市民,生活质量与三十年前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,我们感恩这个时代,也感恩家乡给我们出发的原初动力。

我们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中,踏浪而行,虽然脚步匆匆,但不管走多远,走多久,家乡这个给我们血脉胎衣的生养之地,在游子的心中永远不会遗落,那是星河云影,那是暗夜珠光,也是执着的信念。



百年辉煌
(剪纸) 包旭涛作

回乡偶书

□张卫兵

心依然是孤单和寂寞的。

前几年,老家邻里都盖起新房子,父亲羡慕不已,曾偶尔在我面前嗫嚅过,父亲的言外之意,我懂。那几年,正是我日子过得最为紧巴的时候,房贷加车贷,女儿又在上大学,哪来的钱回老家建房。

父亲去世几年后,家乡那几间老房子依旧孤独,苍凉地立在风中。那天,我在老屋独坐了很久,心,安静得像一粒尘埃。

我并不是要作什么忏悔,漂泊与重塑可能是我今生的宿命,离开家乡三十多年,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,从一栋楼爬到另一栋楼,我们辛勤工作,不懈奋斗,不断适应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和节奏,努力追求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,从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变成异乡都市的新市民,生活质量与三十年前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,我们感恩这个时代,也感恩家乡给我们出发的原初动力。

我们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中,踏浪而行,虽然脚步匆匆,但不管走多远,走多久,家乡这个给我们血脉胎衣的生养之地,在游子的心中永远不会遗落,那是星河云影,那是暗夜珠光,也是执着的信念。

在睡眠的边缘

□北坡

在睡眠的边缘
造一片海浪,随之
起伏逐流。月光里
一片洁白的羽毛
缓缓落下,一切
重归风静浪平。